

藏书楼里，读懂中华文脉

藏书楼里有怎样的故事？

1585年，80岁高龄的范钦油尽灯枯，7万多卷藏书与天一阁，成了他最忧心的事情。在遗产继承事项上，他给后代出了一个世纪难题——遗产分成两份，一份是万两白银，一份是天一阁和所有藏书，让两房挑选。每房只能选择继承一份，继承银两的可以自由花费，继承书楼的则要永远承担起护书护楼的责任。最终，大儿子范大冲接下了这场“苦役”。他在维系和补充天一阁藏书的同时，也设置了一天一阁“代不分书，书不出阁”的族规，非各房集齐书橱钥匙，不得开锁。黄宗羲《天一阁藏书记》开篇感叹的“读书难，藏书尤难，藏之久而不散，则难之难矣”，成为天一阁一路风雨最显著的注脚。

不独天一阁，还有过云楼、玉海楼、海源阁、鲍经堂、小校经阁、陈氏五楼、贵园书库、铁琴铜剑楼、嘉业藏书楼和顺图书馆、中国国家版本馆……《且上上楼：藏书楼里的中华文脉》将目光投向这12座精心遴选的藏书楼，它们背后，是“书楼俱存”的文化奇迹，是中国文化保存和流传的艰辛历程，也藏着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守护密码。

藏书楼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周朝，自汉朝之后，历代都设有专门的藏书机构。之所以花大力气收藏和保护典籍，一个信念就是：典籍不灭，文化就不灭。从藏书楼的建筑上，就能



《割海》：陈凯航著；花城出版社出版。

对照：大语言模型LLM和大型神经网络LILA。今天的AI被训练得越来越正确，剔除了一些混乱的、不合规范的数据，而LILA恰恰诞生于被丢弃的数据垃圾，虽不讲逻辑，但拥有一种野生的智慧。我从2017年就开始做AI写作实验，对这件事有很切身的体会。AI生成的文字太滑了，像一面不留指纹的玻璃，而人的经验是粗糙的，带着体温的，有裂缝的。好的文学需要摩擦。

写作需要摩擦，阅读同样也需要。读一本有难度的书，本质上是一场对抗性的训练。作者出招：陌生化的叙事、多元的视角、多线程的结构。读者接招：困惑、坚持、突破。这个过程会不舒服，就像跑步时肌肉的酸痛，但酸痛意味着认知能力正在生长。短视频取消了这种对抗，它顺着你的懒惰与偏好，让你一路滑下去。我们每天被海量信息碎片包围，大脑习惯了被动接收快速刺激，注意力在萎缩，共情能力在退化。

而一部好的长篇科幻是和你势均力敌的对手，你必须全神贯注才能接住它的出招。阅读长篇小说，需要你在不同尺度之间来回切换，需要你设身处地感受一条鱼的痛苦或一个数字生命的孤独，这就是在做感受力的恢复训练。在AI时代，有意识地训练这些认知肌肉，持之以恒地做有难度的深度阅读，是最可行也最值得坚持的。

《割海》的高潮处，三名女性通过脑机接口将万物的痛苦瞬间同步给了全球观众。那一刻拯救世界的不是算法，不是逻辑，是所有人共享的一瞬间的感受。这也是我作为写作者的信念：在科技加速的时代，我们最需要恢复的是感受他人的处境，感受其他物种的处境，感受这个星球承受的一切的能力。科幻的使命不是跑赢现实的浪头，而是帮人们守住那些容易被冲走的东西——记忆、痛感、对这个世界真切的爱。

(作者为科幻作家)

本版邮箱
dushu@people.com.cn
本版责编：任飞帆
版式设计：张芳曼



他把2万多片甲骨拓出，装订成《书契初编》，托人带到日本给郭沫若，后者从中选取1595件，著成《殷契粹编》，轰动学界。

这样的故事太多太多。在浙江南浔，被鲁迅先生趣称为“傻公子”的嘉业藏书楼主人刘承幹，从藏书第三年起，就不计成本、不计回报地干起“出版社”的活，先后刊刻了3000多卷罕见书籍，只“为使不见经之籍为千百化身，以公储天下后世”。在福建，福建省图书馆、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及省内各大高校，几乎都有钤印着“陈氏五楼藏书印”的书册。受晚清经世致用的思潮和学风影响，陈氏五楼楼主陈宝琛捐出了毕生藏书，在他的带动下，福建各大藏书家也纷纷响应，“书藏于私，不如藏于公”。

时间是书籍的敌人，岁月的侵蚀客观又无情；但时间也是文明的见证，古老的文字、厚重的文化在一代又一代的流转中，得以生生不息。文化的传承步履不停，书楼的故事也在继续。

20世纪初，云南腾冲侨乡和顺古镇，华侨在异国他乡做苦力攒下的血汗钱，不盖房、不置地，反而万里迢迢寄回国内募购资料。当地人捐出办寿钱、婚礼钱，经过一场席卷全镇的文化众筹，边陲山村的图书馆终于建了起来。轻舟已过万重山，如今的和顺图书馆，集万千宠爱于一身，社会捐赠源源不断，国家重点文化工程选中此处，中华再造善本楼建了起来，作为云南唯一入选“国家一级”行列的乡村图书馆，和顺图书馆还率先开展数字化阅读服务。有着8000多常住居民的和顺镇，办理借书证的就多达3000人。液化气送气工郭强凭借30年借阅1000多本的借阅量，成为和顺图书馆

借书榜“榜一大哥”。阅读，为和顺人不断打开新世界。

《且上上楼》的叙事，清晰勾勒出一条中华文化的守护之路：从最初的私家秘藏，到民间的公共传承，最终上升为国家层面的文化战略。书中记录着过云楼、铁琴铜剑楼等藏书楼的珍贵典籍如何在后人的深明大义下，走出私家楼阁，进入公共图书馆，从传统藏书文化中的“一家私藏”到惠及社会大众的“天下公藏”的重要转变。这一转变本身，也是中华文化强大生命力的体现。而这条守护脉络，最终汇聚于新时代的国家文化殿堂——中国国家版本馆。这座集典藏、研究、展示于一体的国家文化种子库，让典籍保护与传承有了系统化、专业化的平台，也标志着典籍守护迈入了全新阶段。

静静伫立的书楼，如同承载着中华文脉穿越千年的文明方舟。从个人的情怀坚守，到家族的代代相传，再到国家的使命担当，守护文明火种的责任感，在时代变迁中一脉相承。当年轻的读者发现，古老的文字可以变得新潮有趣，先辈的智慧仍能启迪当下生活，那种从血脉里生出的自豪感与认同感，正是这艘文明方舟行稳致远的底气，也是我们文化自信坚实的根基。

《且上上楼：藏书楼里的中华文脉》：顾道远、鲁青编，董德田等著；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出版。



解开“看不懂”博物馆的心结

——《看遍中国博物馆：有趣的千年文物知识》创作谈

杨学涛

今天，走进博物馆的人越来越多，但大家经常有这样的体验：看得多，记得少，不理解展柜里的器物为何重要，彼此有何关联。这种碎片式的参观，容易把历史切成零碎的枝蔓，看不见整棵大树长什么样。

在我看来，不成系统的知识不能叫知识，不经过系统学习无法掌握真正的知识。基于这样的理解，3年前我开设了“北大老杨说文博”账号，尝试用视频的方式系统地介绍文博知识。《看遍中国博物馆：有趣的千年文物知识》一书，正是对这项工作的一个阶段性总结。

虽然名字里有“看遍”，但这本84万字、有1000多张配图的书，没有逐一介绍各大博物馆，也不是镇馆之宝的罗列，而是按玉器、瓷器、青铜器、服饰、建筑、家具等主要文物门类划分为10个章节，每章都是一个完整单元。以玉器为例，不按朝代平铺直叙，而是围绕几个核心问题展开：为什么要研究玉文化，中国玉文化经历了哪些阶段，不同的人如何使用玉器，等等。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梳理，读者看到的就不只是一堆形制各异的玉件，而是一部万年玉文化的伦理载体，再到汉代“事死如事生”的丧葬实践，脉络清晰



《看遍中国博物馆：有趣的千年文物知识》：杨学涛编著；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。

可感。理解了这条情感、文化、工艺和制度的线索，再看妇好墓出土的755件玉器，看到的就不仅是奢华陪葬，而是一个时代对秩序、沟通和美德的追求。

这种系统性思维，也可以让单件文物的故事变得厚重又好理解。比如何尊，如果只强调铭文“宅兹中国”是“中国”一词的最早出处，依然跟历史现场缺少关联性，但将其放在西周早期政治重建和礼器制度的整体语境中，它的意义就变得立体了：它是周人“天命转移”政治哲学的物质载体，是“择中建都”空间观念的仪式表达，更是青铜铭文从记事向宣德转变的关键例证。显然，要读懂这个意思，读者又会循着一件文物，了解更多相关的青铜器知识。

这本书出版以来多次加印，似乎真的帮一些朋友解开了逛博物馆“看不懂”的心结。有读者留言说，他带着孩子按书里的方法去看瓷器，孩子第一次主动问：“爸爸，这个瓶子是不是比刚才那个年代早？”还有位中学老师告诉我，她把书里的“玉器工艺和流程图”用在课堂上，学生们突然觉得历史课更“活”了。这些反馈，比任何销售数据都让我感到踏实。因为这说明，我们正在一点点打破那堵横亘在普通人与博物馆之间的“墙”。

《物种之眼：达尔文传》——邂逅达尔文 还原科学史

周忠和

得知苗德岁先生的《物种之眼：达尔文传》即将推出中文版，我的第一感受是，没有谁比他更适合完成这样一部作品了。敢如此断言，一方面源自自我与他30年的交往，另一方面基于他对达尔文及其系列作品的研究和理解。

作者与达尔文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。早在1982年，他就在美国买了一本英文版《物种起源》并加以研读。2013年，译林出版社出版了他翻译的《物种起源》，在多位专家看来，这是目前学界公认的最好的中文译本。他专门为儿童创作的《物种起源（少儿彩绘版）》，不仅成为畅销书，而且获奖无数。2021年出版的科普散文集《苗德岁讲达尔文》，则收录了他近年来发表的介绍达尔文及其相关作品的24篇短文。

苗德岁对达尔文的兴趣，与他自己的专业背景不无关系。他在本科至研究生期间学习的地层古生物学，是一门地质学与生物学的交叉学科。这一学科与达尔文所处时代盛行的博物学既有内容上的重合，又有密切的继承关系。苗德岁的文笔，相信读过其作品的读者一定不会陌生。他的作品轻松而诙谐，旁征博引，经典诗句信手拈来，历史典故娓娓道来。《物种之眼：达尔文传》的出版，是数十年耕耘、厚积薄发的结果，可谓水到渠成。

诚如作者在引言中所述，这是他“数十年来广泛阅读与深入研究达尔文的心得和激情的结晶……做了一回认真勤勉的‘插花工’，精心挑选了前人培育出来的众多美丽花朵，将其配置成一束赏心悦目的花束”。事实上，这花束中许多美丽的花朵，也来自

他的灵感与心得。没有生花妙笔、扎实的跨学科专业背景，以及博闻强识的功底，恐怕很难完成。

近年来，中国科普事业蓬勃发展，作品种类十分丰富，除了科普文章、书籍，各类短视频也广为流行。然而，那些能够流传下来的经典作品，其内容从来不是碎片化的知识。我对人物传记尤为喜爱。究其原因，一方面传记具有很强的故事性、很高的可读性；另一方面，传记本身就是对一段科学史的还原，其中包含复杂的社会与文化背景、人物关系、科学发展逻辑，能够最大限度地体现科学与人文的交融。我以为，优秀的传记作品一定包含科学、科学方法、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四个要素，因此是最为全面有效的科普方式之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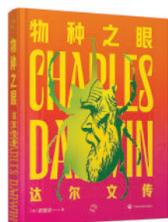
本书显然适合不同年龄段的读者。它带你远航世界，认识各种神奇的动植物和地质现象，帮助你了解达尔文是如何在环球考察和长期思考中，一步步形成生物进化的思想，发现自然选择的规律。你还会遇到许多19世纪的博物学家，例如洪堡、赫胥黎、孟德尔等。当然，也少不了关于达尔文“朋友圈”的故事。

对青少年朋友而言，从书中获得的人生

体会是最为珍贵的。达尔文究竟是一位什么样的人？他的成长经历如何影响到他后来的成就？哪些能力铸就了他的成功？他或许并不长于数学，然而从普通的现象中看透事物本质的能力甚为突出。达尔文晚年回顾自己一生时也坦陈，决定我成功的因素包括热爱科学、永不熄灭的好奇心、勤勉观察和收集事实、善于提出和思考问题、无比的耐心和相当的发明能力。

写到这里，我想就此打住。对一本书的评价，最终应当交给读者。如果看罢本书，还能同意我的大部分看法，我就会感到十分知足。

(作者为中国科学院院士)



《物种之眼：达尔文传》（美）苗德岁著；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。